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薛振基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七

藝文序二

明

楊氏二貞婦序　　劉崧

楊氏婦蕭者泰和人也年二十適同里楊用霖甫事姑康以孝聞康暮年得盲疾蕭扶持益謹一咳唾之間即無不在左右泰和由壬辰來無歲不被兵警井邑蕭條

民無定居庚子秋流言安成寇將大至民聞風駭愕日
爭道馳竄至相蹂躪覆溺猶不止用霖戒其子同予將
舁其母先避之母卧病不肯去曰吾年踰七十矣顧楊
氏先廬在此尚復何往蕭與其弟婦劉因相謀曰憶始
亂時姑病强舁載以行乃嘔吐眩仆幾死於外吾嘗爲
恨今若此可再强乎寧與若等奉老姑於此設不幸即
偕死一室不尤愈於道路乎劉曰諾遂不果行一日寇
奄至用霖倉卒負其母出匿蕭遽出追之不知所向乃

返顧劉曰今日不得從老姑奈何然事亟矣不可他往即牽引趨傍舍井次俱自投以死實是歲九月二十一日也越四日寇退同予求其母不可得號哭於道或有告之者因自縋視之信乃負屍出井瘞其傍為二墓焉時同赴死者復有二隣婦曰陳氏鄧氏云嗟夫死難事也況於婦人女子哉婦内而無外禮也從姑義也知動則或失其正故寧從内以安夫禮之常知生則必辱其軀故寧自投以不見不義為正而顛沛之行決於當時

閨門之間唯諾就義蕭誠克自貞者劉亦善所從哉自兵變來平時號為大丈夫者猶不能不震眩失守以丏須臾之活而里巷閨幃自奮於義烈有如此者然往往湮没於跡遠而不克自見者多矣其如陳鄧二氏能因人自白者又幾何人哉悲夫蕭卒之又明年同予繼死於難而康卒以壽終用霖為余言如此其情槩可悲矣故述而表之為楊氏二貞婦序

余往年為鄉先生用霖甫作楊氏二貞婦序先生讀

余文而哀不自勝撫其幼子起予曰吾兒幸有立也其報而母乎起予為之泫然泣數行下又數年先生没起予益勤問學捫然思震樹其家聲余甚愛之洪武三年余始去家竊祿於朝又明年起予以進士來會京師乃三月擢授黄陂令於別也復徵予文予不能辭因更書前序以遺之俾無忘其先君嗟乎詩書之澤貞烈之所以輝千古而福百世者寧有窮哉劉崧書

呂氏采史目録序

宋濂

皇帝既正宸極龕定幽燕薄海内外罔不臣妾慨然憫勝國之亡其史將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啓十三朝實録建局刪修而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之士協恭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筆削之公也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迄於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録史臣無所於考闕畧不備於是

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黄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有一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號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於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章貢吕仲善司繕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奏令章䟽拜罷奏請布在方冊者悉輯為一有涉于番書則令譯而成文其不繫公牘若錫與巡幸宫中隱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謡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

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羣儒家集莫不悉心諮訪且遣儒生危於犢等分行平灤燕南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開局於故國子監至冬十有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計者八十擇高麗翠紙為之衣昇至行中書借官印識之進於南京乙未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一吸一呼氷生鬚間巳未至濟南其諮詢大畧如北平時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搨碑文北平四百通

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輦還京
師已而諸使者咸集濂於是有所依據修成續史四十
八卷夏六月復詣闕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尋為
丞且以史事之重不可易視也集為目録四鉅編上之
而藏其副於家徵濂序其首昔者司馬光既著資治通
鑑又畧舉事目年經而國緯之名曰目録示學者以樞
要也仲善今備述釆史綱領明其事之良艱示後人以
執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心之厚於仁則一而已嗚呼

史有闕遺久矣如近代衛紹王之朝記注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載當時史臣所屬若得如仲善者豈不有勝竇祥楊雲翼之所録哉順帝一紀卒得為完書皆仲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濂待罪國史故不辭而為之序使觀者有所徵焉

江西貢院唱和詩序　梁寅

余觀古詩之作也必有為而作皆足以興起夫人心焉故定之方中為營室也泮水為興學也干旄為見賢伐

木為燕朋友也若是者人心之興起宜矣天朝於九州平定之初詔以明經科取天下士洪武三年秋八月江右十三郡之士雲集於文場于時行省叅政滕公按察副使安公同莅貢舉事行省都事馬侯道泉按察經歷劉侯景文實左右之劉侯賦詩以歌盛美而兩府之賢咸和考試六人則余與番陽蔡深淵仲豫章傅箕拱宸臨川張潔以修何淑伯善河南艾實若虛及凡在貢院者無不屬和金玉之章前陳後列喤喤乎洋洋乎如八

音之並奏雖聲之不同而同合於太師氏之律吕何其美哉既寫成軸劉矦命序之余謂大藩之選士而升之朝甚盛事也其方之營居室修學宫見賢人燕朋友不猶重乎哉宜和之衆而傳之久矣抑是詩也獻賢能之書有日矣士之獲薦者方于于然而來兩府之大臣賔之于庭歌鹿鳴之章以為餞詩之作也又安得而已乎余歸山中雖不獲與而篇章之傳者余尚願見之

南昌府圖志書序　熊　釗

南昌郡在大江之西藩臬所治統縣惟八其山厥原其浸彭蠡舟車所集財賦所出自古都會之地秦屬九江漢為豫章郡今之疆境東西蓋千里人民衆多方古諸侯之域則大邦也歷代廣狹不同而郡守之擇必在其賢智列郡儀表繫焉皇上興運南昌不煩干戈而嚮服雖攻竊間發民人莫不遵約束固守禦屬縣向風畏威順化山川風氣之淑亦可徵矣洪武十一年郡守太原王莊治郡政修恭承上命考郡之圖經記誌屬進賢文

學新建丁之翰編類成卷事修詞雅命劉為之序蓋自疆野分州而國以萬區九州既别而貢賦成等殷正域四方周列爵分土帝王之政莫大于是然而古者列國各有史官任其記載郡縣設而史廢職矣今使郡各有志志得其實可以考見得失係於政治不小也按斯誌而求之山川之勝人物之奇生産服食之宜城池之髙深道路之逺近民性習俗之賢愚美惡治術教化之難易緩急與夫文章卓行之關於天典民彜者皆可以覽

而周知皇上神機聖畧可以仰測其妙而盛德之化極於無窮繼今以後民人得以求其先民學行之懿致力忠孝以不失乎為君臣為父子之道仕於此者有以知其風土之常益求皇上開基之跡愛民之心用德以牽其人有加於昔人之善治則斯志之作豈曰小補云哉

送范秀才序

蕭岐

水利之在天下其功最大然所以成其功者惟在乎得人焉不得其人則倒行逆施叫嚻隳突使上之情不得

以孚於下下之情不得以達於上以其所利民者而反病乎民矣一得其人則勸民而民不擾勞民而民不怨聖君之旨意既大明于當時聖世之德澤自旁流於天下若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斯無惡於人矣今太學秀才范德常興水利於泰和斯所謂稱其任也德常謙遜而審密恭儉而有守畎澮溪壑一循前人之所擬而未嘗變更丈尺深廣一遵在上之所定而不為增損工力遠邇一由縣官之所遣而未嘗移易興事之日民歡趨

之德常單騎一童與從官父老往來其上作其勤戒其
怠者懲其不如法者未及期月厥功告成基址深廣土
石完固過者稱歎行者喜悅荷鍤訖功而歸者歡呼載
道歌謡四起莫不曰為吾民建無窮之利者聖天子使
吾民拜無擾之賜者范秀才也非得人而能之乎使天
下興水利者皆如范秀才則何患大事之不立使今日
為使者皆如德常之能事亦何患善政之不行哉昔白
公引涇水史公引漳水以利民皆見於歌頌載在青史

吾將鋪張國家之良法與秀才之美意録於縣志異時上史館德常不徒有功于今日宜有譽於後世也賢士任敬立皆從事于水利者備言其美余故序以爲德常東歸之贈云

龍虎山志序　張宇初

道之潛於至微而顯於至著也天地之大隂陽周始而理著焉事物之衆盛衰循環而文著焉此其至微之機潛於至著之間人不可得而見矣廹夫歴千百載之下

而不泯絶者而後知也道之謂虛無元默者原夫天也杳冥恍惚之内而精粹眹兆存焉是不可見而可知也歟吾太上之教自軒皇文景之下卒嘗用其清静無為之説驗於世矣或方之申韓刑名或闢之方術怪誕蓋將有不得而毁斥為異端者乎故太史遷以其動合無形澹足萬物指約而易操道家者流則古有之也必矣是以關尹莊列之言有以發其未盡而柔弱謙退之言有足以極周衰之獘而範世軌俗焉得以幽元視之且

神道設教豈將誣後世以取惑哉迨列國而下秦之茅君漢之我祖天師吳之許葛皆其尤著者焉天師鍾不世出之姿親受於太上由是三洞經籙符法之傳祕于九霄十極者靈詮奥旨盡降於世乃游蜀之吳而鍊丹龍虎山山之名於天下者居福地之下而與三茅閤皁並稱焉我張氏留侯而下四十八世矣有非二山之足擬也歴魏晉唐宋代有褒崇典秩具備若山川之勝宮宇之麗人物之繁仙跡之異道行之神爵望之顯代之

慕擬歆豔者或美之於詩文垂之金石相傳逮二千餘
載而嗣之者愈久而愈昌栖之者彌遠而彌廣孰非上
世之濟物利生禦災捍患其元德綿遠有以隂祐生民
上裨王化而能傳之不息若是之久且著哉抑亦山靈
川后有以呵護資毓而然也乎是山志之不可無述也
元皇慶一年春元教嗣師吳公集為三卷進於朝詔詞
臣元文清公程文憲公實序之而予曽大夫留公大父
太元公遭際寵光烜赫當世獲紀之典籍榮亦至矣我

朝先公冲虚公在先皇之始元累覲天顔眷渥猶至而予之鄙陋早襲教章上承殊遇宫宇易新已而今上嗣位首承名命蒙恩兩朝博厚之仁鴻厖之澤莫得而盡紀也間病舊志多疎淺凡近竊有慨焉或謂值兹盛世非加以稽古索隱以成一山之盛典豈不使奇芬偉躅湮鬱渙漫若珠玉之蔽於淵藪其質可珍而忽不收襲亦豈不自棄也哉予雖篤志而學有未逮焉講師李唐真清修篤厚乃命搜訪其遺缺而仲氏守清志銳而才

敏力贊成之遂析為十卷將完而善士其願壽諸梓能無一言以志之哉惟道之在天下與天地並行而不違其存於人者昌大之而已矣能志是而弗替則善承其已著而垂裕於將來宜與山川同其悠永其有以哉然世遠代異或不能盡其紀載而後之慕其餘風遺烈者未必不有耴于是焉敬僭序於首

白鶴觀志序

自黄帝獲鼎學仙丹成而上升繼則周穆王作草樓名

仙而其說始殷逮秦漢求仙之盛而方士迭出謬以神異誇誕耽惑好慕之君淆雜虛元之授招時訕議者亦宜然豈無真仙者潛遯窮僻遺名棄跡以修之故其丹爐藥臼靈書奥訣或祕諸巖洞或留世隱顯雖其跡不同自古相傳代有之矣江西豐城之白鶴觀在陳大建間其地眞仙甘君之靈跡也甘君幼篤孝以行聞於鄉里學道有年聞旌陽許君善往師之許君與偕往師丹陽女仙諶母得祕授法行日著乃從許君積功江漢間

若其圖松儆怪斬蛟屭祛蛇孽以三尺劍致功可益萬世其名跡垂之無窮必然矣況其功烈尤有不能具録者乎而許君嘗有淨明忠孝之法行世其説皆本大中至正之理非他符訣呪步比也甘君以孝行之著成仙躡空其功與道豈不得之忠孝尤多矧仙之為超脱凡俗之遷未嘗去人道而必獨善也此甘君道既成事母終而脱去則可謂兩全矣抑凡仙真區宅必山川雄勝而豐城之佳秀宜有以毓其質烝而然也予今春謁西

山玉隆宫還經白鶴觀雖風雨之夕探採遺逸尤有足起慕焉其地雖處闤闠間景物幽麗詢其兩楹乃吾祖虛靖眞君寔盈方丈其前龍潭眞君飛幻處也道會鄔其耆士熊其主觀事且出甘君所為丹經洎觀志及眞君與任首座書言尤足以有發而事畢名存寧不重為感惜者焉越夏㳟來山中以觀志請序余幼嗜名山水間以窮幽索勝嘗歎古今名跡不獲遍覽若甘仙之神德優著乃獲讀其言履其境敘不可辭矧尤吾祖之遺

聲逸跡間可以詳夫紀載者哉然其克盡其職且編次成書欲壽諸梓可謂善究其本矣使他日眞仙之靈蹤異化與是録同其弗泯於吾道豈不甚盛事哉繼者勉之

鄉飲酒讀法詩序　　陳謨

國朝奄有方夏即詳定法書名曰大明律令又命刑部取凡麗於法者類編其書名曰申明誡諭尤慮中外遠邇弗加警懼輕犯憲條申命文武百司歲取春冬孟月

行鄉飲酒禮而讀法焉民間率百户為一集位以齒董以里長郡縣則肅士大夫之老者為正賓餘為次賓而郡守縣令主其席其儀酌取唐宋而務從其簡物貴儉素而務適其中凡飲皆先讀法然後行酒所以使人人知畏而重犯法人人知秩卑尊而隆齒德也洪武六年正月實維其時泰和縣令尹前御史劉公宗啓即學宫而行事自僚佐暨賢士學官弟子員等凡若而人列位於明德之堂於是學徒二三于于而前正立張拱奉法

書而更讀之先令次律次誡諭炳炳琅琅觀者如堵聽者動色讀已而燕籩豆靜嘉衣冠齊翼竟酒爵行無算有充然飽德之實無起坐諠譁之非皆額手頌曰上之澤也令尹之化也令尹治縣克勤克廉端其本不鄙夸其民動如禮法民自以不犯其或觀感信嚮之不齊名隷申明籍中不惟其所親所友悚聞誦言面頸發赤雖其怨家聞之亦凜然增欷恨服化之晚誠足以增夫天理民彞之重豈徒飲云乎哉抑刑始於笞笞始於十至

輕也遞而倍之至於杖又遞而倍之杖至於百何笞律簡杖律繁笞十良民猶不敢犯杖百而犯者益衆然則法可不重乎徒輕而流重流至於三千里極矣又加焉非絞即斬而率輕犯之此國朝所深憫而鄉飲讀法之制所以行也嗚呼仁哉翌日學官自強成詩會稽中常先生和之諸在燕者或賡吟或自賦以質諸令尹謂余忝正賓宜為序遂次第書於卷端

興國縣中免倍徵序

秦漢而來田有賦賦有經豐不加益歉不加損有司守其額徵其入以為常歲比不登明良在上或賜民田租之半或三之一史必大書之未聞倍而徵以權宜而足兵食者也自淮蔡亂二十年東南耗竭力相十而霸權相百而君更起倏謝無寧歲而世無桓文之賢以圭而糾之於是有據一城以抗大國者地狹費夥則征斂百出若章貢歲取加倍之賦是豈不得已哉亦弗恤而已矣及建業兵蹙其城盡徙其官屬士卒收其圖籍而其

倍徵之賦與額無辨主典者徵入急於星火平川常賦七千屯田雜賦不與焉當大兵之後邑里蕭條民惟正之供且稱貸弗給而又倍之錐椎剥膏髓無所於出况倍與正不辨將遂爲正其爲害豈小小哉縣令朱克敬憫其民欵上於府若總制之司不得允則率吏民俯伏泣訴庭下當道者憫惻其誠與之申達且俾緩征俟命未幾命下得可民額手相賀指子孫誓不忘於是主賦吏相率請曰吏幸乃承事令得終役得不受大府逋責

令之惠孔厚令茲黜其倍以歸薄正無窮之澤實令所致吏亦與有鄉譽焉願先生紀述示遠近永譽將來予曰令書上考孰大於是後之人將鼓舞而頌曰倍我徵者不幸作俑於章貢而尤甚幸反正於朱平川誠盛美不可不書他政固弗論也嗚呼善固國者先固其民善寬民者先寬其賦充是以往無行弗達一平川邑何足淹哉余是以紀之

大理寺少卿程公平寇詩序　　　胡儼

江西郡邑歲連侵民阻饑樂安永豐新淦尤甚介三邑之間有山曰大盤蘄巖崄巇叢木荒榛毒霧嵐煙陰翳蔽障細民不率禮教多冥頑暴很於是樂安曾甲者以妖術動衆相煽而起者衆數萬柵巖穴以為阻狐鳴鴟張如豺如狼斬竿揭旗標偽號署偽官嘯聚山林焚劫遠近居民苦之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討遂達於會府三司及白於御史時監察御史新安程公富按治於茲聞其事即與會府諸公籌其方畧發兵捕討而都司檄守

長河僉都指揮吳堅以其兵會公抵其所堅兵遠未至乃調近兵而吉安之兵至者纔二百公復糾集過所及郡邑民丁以助聲勢自將擊之無不以一當百賊蜂屯蟻聚初亦抗師公出奇制勝一鼓敗之賊衆披靡如摧枯拉朽遁者掀其窠穴潰者窮其蹤跡旣而堅兵與會府之兵繼至賊益窮蹙竄伏林藪㕦窳偷生降者不絕公乃擒其渠魁繫其醜類送之會府安輯其民人民大歡悅歌頌載道適都督武公僉都御史王公偕至喜寇

之平按轡而還公復與會府諸公丕蔽怠囚殄戮首惡分别徒從開釋無辜騰章告捷聖天子嘉公之績特降勅書襃勉甚至遂擢公大理左少卿錫賚有加噫若公者可謂得其時展其才能行其志者矣布政使咸寧陳公將合能賦者歌詠以傳屬余序其事而為之引嗟夫擒獮寇盜御史之成規建功立名君子之能事崇德報功朝廷之大典是皆不可無紀故序次如右以備國史之採擇云

重修南昌府志序

郡之有志一郡之事物皆載焉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及國計簿謂為政者執此可以治天下蓋山川之險易物產之豐約貢賦之多寡戶口之登耗人才之顯微風俗之美惡可以一覽而得之吉甫居相位固以此為重為守令者於此其可忽哉豫章之有志始於雷次宗後其書亡南唐涂廙補撰豫章古今志時時引次宗舊記為證至宋洪芻駒父謂廙書謄則近穢疎則及漏又

時有抵牾非完書也乃掎摭書傳疏所見聞取其舊書析為十二部謂之職方乘元劉有慶潘斗元又補述續志九十四卷然流傳不廣書多湮没歷世既久又皆殘缺所謂郡之文獻誠不足徵也儼嘗承命纂修天下郡志一時郡邑所進之書非苟簡則冗雜至於錯謬莫此為甚同列舉以見示惟有慨嘆而已未幾以末疾賜歸不及見其書之成養痾居閒山林無事知府任肅伯雍乃以是書詣吾廬而請噫此余之夙負也況生於斯長

於斯終老於斯其可辭乎遂力疾而為之然編者遷就書者傳譌較之昔人尤有可歎於是會諸生舉其綱領類其條目其可考者正之無可考者以意求之爬梳剔抉刪其繁穢探幽發隐正其誣謬遠覽旁搜補其遺缺詳畧互見要其會通庶幾一郡之事物千載之文獻有足徵焉而任僕於此可謂知為政者矣雖然衰疾之餘獨見無詢徒勤皇甫之心輒有師丹之忘其不備者尚有待於後之君子云

送張鳴玉序

楊士奇

贑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溪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召或行數日不抵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烟毒霧不習而冒之輒病而死者什常七八江水險急灘石如虎牙森立或隱或顯奔湍之聲汹汹聞數里舟楫往來非資其土人跬步不敢越以是會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當半減他郡而當江廣之衝將命之臣及海南諸番朝貢之使往來供億

無虛日加之數年旱澇饑饉民之不遂其生豈少也哉為郡者於此茍非德任綏撫才堪繁劇不得為良建安張珂鳴玉由行人擢知府於贛期年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三郡時稱良守不三四人而鳴玉與焉固其所施有及人者與前之為守於茲非一人至於今人喜譚而樂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人以惠利為主又稱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與則後之為良守於茲不務諸德

其可哉嗚王癸身進士其官京師時與余鄰居今自贑述職將歸翰林檢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為詩送之又求余序於是乎言

中溪八景詩序

安成彭氏世居邑東中溪之上據山水之勝山則直其居之東曰東陽峰山有巨石將雨則雲氣自石出土人嘗視為雨候其南有石巖如屋高廣可數丈中祀唐安成令劉像志云像死為神祀以祈靈云南又有白馬峰

以劉像甞乗白馬駐此峯特高諸山先得旦日南稍西曰黄牛嶺昔有仙人乗黄牛於此得名山跡磅礴而高峻絶出當日暮景暝獨受返照屹立類金壁可玩嶺之巔舊有臺相傳甞三仙人止此民築臺祀之臺久廢而至今或見有夜光如燈熤熤其上者水則直其居之北有潭在石榴峯之麓昔有沒而漁者見陰洞有石牀老人卧其上葢龍所居也東北有玉井泉甘洌而源深厚夏旱不竭南有蠶湖廣數百畝産芰藕魚鰕之利而深

不可測有潛蛟其下好事者析為八景今彭氏之彦毓
敬舉進士在京師思之不能忘求翰林諸君子為之賦
詠既又求余序之夫人於山水之勝非其資識清明襟
宇灑落無利欲之累者不足以樂之樂之而至於既去
不忘又託於賢士大夫為之發揮蓋樂之深者也毓敬
其所存固有過人者哉天下佳山勝水豈少也不聞於
人則亦與棄物何異中溪之山水其自今焯焯於世哉
吾聞安成山水之勝中溪其一也安成之民多俊爽魁

傑尚氣節其俗之善家詩書户禮義而代有聞人所從來遠矣其亦山川靈秀之所鍾與蘇文忠公記眉州遠景樓而稱道其俗則吾於序中溪八景之什安得舉彼而遺此哉

石岡書院詩序　梁潛

西昌城東南三十里有山曰石岡蕭先生自誠家其地凡十餘世矣松竹欝然庭宇幽夐則所謂石岡書院者也蓋先生之七世祖儀鳳之所建宋末燬於兵儀鳳從

孫梅溪復刱之元季又燬於兵則梅溪之孫三溪刱之三溪則先生之尊父也始終百餘年書院燬而復建者三焉夫人事有廢興理固然也然君子篤志勵行乘時以圖不朽則不係於是焉儀鳳登宋漕貢進士致身顯宦其裔子安亦仕宋為諸王府掌記丞相文信公敗而南也子安從之起兵一時豪傑慕義之士皆聞風而起及丞相之被執也子安死之千載之下聞之為之慨然夫丞相之名節與天壤並立而子安亦可謂烈丈夫矣

嘗聞鄉之故老言丞相敗時事云當時死者極多事既
無成其家人子弟懼禍往往諱言之故忠臣姓氏多泯
滅不得列於太史氏以暴白於後世然至今鄉人有得
丞相要結起兵時手帖者猶什襲之不忍棄去嗚呼遺
墨敝楮猶寳之如此至於死節之士何獨諱言而使之
無聞哉有如子安者豈不深可痛耶古稱志士殺身成
仁求無愧於心而已睢陽之士從巡逺先後死者豈必
盡書之史氏也茍無愧於心焉書與不書又不暇論也

子安之死此石罔之偉烈也在鄉人所當仰慕者況蕭氏之子孫守其遺構售業者哉自誠先生敦厚而信慎雖老猶喜道其事則其志可見矣今年冬來視予省身於翰林以子安之歿已久而書院存焉求一時名士歌咏之且謂書院名教之地也而子安事有關名教甚大以予為史官屬為序夫發潛德而紀先賢後生之責也予不敢辭故備書以序之讀是詩亦可以興矣

鄭氏四老圖詩序

王直

皇明統一區宇將百年仁恩義澤浹洽乎天下天下之人皆得享夫安靜和平之福故耄期之老所在有之誠太平極盛之世也觀於鄭氏四老可見矣鄭氏家盱江為盛族而四老者皆同産且皆壽考康寧夫壽考康寧非德不足以致之此其所謂盛也四老伯守中年八十二仲秉中七十七叔則中七十三其季敬中亦年七十矣伯氏之子誠字文實甞為吏部侍郎有名朝廷推本於父母之賢即以其官封守中守中膺三品之貴有命

服之華於是鄭氏光榮碩大鄉族無與比者佳時暇日兄弟聚於一堂披閱卷帙談論古今或命樽酒諧燕嬉則更起為壽迭相酬勸其諸子孫羅列左右各以序進捧觴稱慶懽忻鼓舞不知日之夕也天下之樂蓋莫有加於此者盱江之士大夫歆羡之不已乃命畫者為圖而相與歌詠之今年季氏之子某來京師介司務程廷儀過余道其事且稱四老之精明不衰而祈其壽之永也求予致一言予昔與文實游而重之然於四老則未

獲一見今文貿已矣而四老皆康强文貿有知當亦喜而無憾也然竊計之伯氏之生適我太祖皇帝受命之時天地交泰陰陽和暢清明純厚之氣已見於發育之中伯氏得之以生而諸弟繼之重以列聖涵養之德故能各遂其生成而皆至於悠久是豈偶然之故哉有元之時會川有尹先生者伯仲同乳至泰定丁卯皆九十矣二季亦各八十餘當時見於賦詠者多館閣之賢虞文靖公為序以人瑞稱之夫天下之壽者多矣然未必

萃於一家萃於一家者有矣未必出於同氣尹氏兄弟如此得不謂之人瑞乎今鄭氏兄弟四人同産而又同壽其年益加將不與尹氏兄弟等乎予聞之德者壽之本南山有臺之詩以無疆無期祝君子之壽矣而必曰德音不已德音是茂至於保艾爾後乃已焉使鄭氏四老年彌高德彌劭保養其子孫而至於耄期復有君子者賦詠之雖亦謂之人瑞可也今是詩也豈獨鄭氏之榮觀哉朝廷仁育天下鴻休鉅美亦於此見矣不可以

不傳也故爲序之使傳焉亦因以啓夫後之作者云耳

並蒂蓮詩序　　張徹

新喻邑大夫洪公惟衡為政之七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乃新作浮梁於楊津將成公與僚佐父老往觀之時秋之七月二十有六日因省民之歛至於屯塘水波不興蓮花盛開大者如斗其最大者二雙花擢秀連蒂垂芳清露未晞倚風欲語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公之來者衆異之先是塘湮蕪民不蒙水利公始至命鑿之使深

種之以蓮廣可數十畝民賴灌溉歲獲大穰又因年豐勸富民出稻米麥餘萬石積以防歉乙卯之歲郡人大饑喻之民賴存活者以千計皆曰天惠公以活我耶公神明有先見耶否則相轉死乎溝壑矣至是而獲兹瑞應咸歸美於公公曰上天敷佑下民使若等共享太平之福吾何德臻兹命取歸置公庭以謝天恩貳尹錢達率僚屬相賀曰斯為嘉瑞豈世之恒有也意者天鑒有德神斯降祥以彰德美於公以示徵應於民而默無頌

聲是不明顯天之賜也公於是命畫者寫為圖命能文者詠以書命者耆老周師秉請予文以序其首予謂喻之為邑地方百里公之未至瓦礫蒿萊公之既至錦繡金碧然江山城郭非遽有更改也土地米粟非頓為增益也在公一轉移之間七年之久爾孔子曰三年有成信哉夫民心欲安無小大一也使其各遂耕食鑿飲之樂而無嘆息愁恨之聲則和氣致祥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公之先世有曰浩者仕宋為寧海簿蠲貧弱戶稅

四千餘八百致縣境有荷花桃實竹蘇連理之瑞載之方冊傳頌之者如昨日事今公之為喻邑政蹟可書者不一德之大者饑民賴活以千數不優於蠲貧弱之稅予事之美者蓮並蒂而雙花不異於荷花之連理也人嘗謂古今人不相及觀公之與浩豈有異哉然公之心惟求無媿於天未嘗有期望於天而天之所以降兹嘉瑞者既有以彰美公之德又有以兆公之功名遠大無疑矣宜播美於歌頌傳喜於遠近以與先世之三瑞並

稱於後世云

重修廣昌縣志序　　何文淵

吾廣昌為縣宋紹興八年安撫使李綱始析南豐縣之半而建置東隣南豐西接寧都石城寧化界於南宜黃南豐環於北四境之内山高而秀麗水深而清潔不產奇花異物渾淪磅礴之氣獨鍾於人以故人皆質直有氣好自卓立雖貧苦幼弱未嘗屈伏依傍於人未析縣之前賢才之出皆雜見於盱江南豐二志析縣之後若

西疇何先生之清潔太守何聖能之仁惠樞客陳宗禮之顯宦京尹吳浚之勇畧省魁揭夢登之高遜其餘隐逸文學之士與夫貞女節婦又非一人兹皆山川風氣之所鍾也有元之初邑人連仲默嘗集析縣以來之事為志後遭兵革焚毀殆盡罕有存者吾長孚宗偏求於鄉比於農家得其前集又於漆工劉文興家得其後集合為全志然自元初至於國朝宣德又及二百年矣有元之事無有知者所可知者洪武以來之事然遺忘過

半今不編續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宗即其所知所聞者編類成帙補其缺畧以續前志書成名曰重修廣昌志鋟梓以永其傳吾少年竊有志於此時方習進士文字因循未暇今幸此書成於吾家可以表率鄉里嘉惠後來何也夫州縣之有志猶國家之有史史以總紀天下之事志以詳紀州縣之事然山林川澤之人語之以鄉里之事則欣然好聞語之以天下之事則聽之忽畧蓋鄉里之事得於聞見之真而天下之事見聞所

不及故也元之事雖不足紀述國朝列聖相承治化熙洽人文宣朗有如諸公之文章政事節婦之志行卓異逸士之高風雅操此皆他邑所罕有也其可不書之以為後來之視儆乎是志也不可視之為山經地理之書其有關於風化大矣

南豐縣志序

何喬新

國有史郡邑有志其紀載雖殊所係之重一也凡作史與志者其叙述必有法其是非必以公夫然後可以久

傳而不泯况史之所紀必參諸志之所錄則志之所係不尤重乎唐宋以來郡邑之圖志多矣然或叙述無法或是非不公往往湮沒不傳間有傳者久亦厭觀有繇然也弘治七年秋江右藩臬移文所屬郡縣各纂修志書上之會省將删爲通志於時郡縣或以冗迫不暇及而付之稍知章句者紀載多有可議坡陀小丘獲錄而高大可以奠疆域者遺焉鄉黨所不齒者曲爲粉飾而勛烈文章偉然一世之英者不紀甚者索貨幣需酒食

乃立為傳鄙哉斯人眎昔之陳壽魏收尤下矣惟南豐令巴陵雷侯孟正知其所係之重乃集邑之師儒耆宿語之曰南豐名邑也有曾文定公之文章曾文昭公之剛大朱光禄之厚德曾悟黄樞之忠義其它名賢碩士未易縷數紀載其可不謹乎顧相與成之乃本舊志考諸家文集參以里巷紀聞公暇延訪多士親加筆削賦貢物産丁口頃畝務紀其實吏治得失人才賢否不為虚美閞卷一閲而一邑數千年之故瞭然在目矣侯既

繕寫上之藩臬而留其副於縣屬予序之予謂侯眞知所重矣它邑苟具文書者能不泚其顙乎侯名頤發身科目其來為邑凡前政之妨民者痛爬梳之興學養士崇禮勵俗脩文廟飾廨宇均徭賦一權量歲旱禱雨輒應其可紀者甚多今之良有司也

樂安縣貢賦序

蕭儀

大江之西古洪為國之鉅藩其地在禹貢為揚州厥田為下下厥賦為下上其田賦之見於古者如此由三代

而迄今相去數千載九州土地之等雖無所變更九州賦稅之入疑有所增益以輿圖之廣袤地勢之饒瘠古今有一定之等民居之稀夥地力之荒闢古今無一定之規故土田無變更而賦稅有增益也洪所轄之府十有三撫其一也撫所轄之縣五樂其一也洪之田在九州則爲下下撫視洪所轄之地既非上矣樂視洪所轄之地又爲下焉而所入之賦稅視於他縣則不加少且縣僻而地阻陸不可以車通水不可以舟載其賦稅之

入視他縣爲尤難及畢事之日乃不在他縣後蓋由聖化之入乎民者深而民知奉上之義故也縣治之南去一舍有半其地爲招擕潭車溪丘氏居焉其族富而蕃所入朝家之賦稅不下百餘石所服貢納之役歲不下三五人翻更其行而畢事恒不在他人後族之彦曰伯榮常悅甫以長百家之役而將貢是歲之稅於朝其所納之數又不止於一族且兼總於百家矣而其催科之政視於他人則爲寛其完畢之效視於他人則爲先非

有過人之才而能之乎嚴程將行因祖而餞之曰致生養之功者君之所以惠乎下效貢賦之力者民之所以奉乎上是行也不可以緩矣將見牙纛㫖唱徹大倉充足而國用有所資是則厥田之等雖不改於古而厥賦之入有以增於今必上有以致君相之壽而下足以為他州之勸猗與休哉

譚節婦詩序

羅　倫

宋譚節婦趙氏永新人歸譚氏年二十七元師下江南

丞相文天祥檄女弟之壻彭震龍復永新降將劉槃誘元兵陷城婦抱嬰兒匿禮殿中兵執欲汙之屠兒噉於梁見婦罵曰賊死吾舅死吾姑吾從舅姑死耳犬彘敢吾汙哉母子遂遇害血漬禮殿入磚究為婦抱嬰兒狀或磨㲀之狀益顯先是元兵入浙東臨海王貞婦者主將欲納之婦齧指血書石投崖而死血漬入石天陰雨墳起若始書時於戲若二婦者天實異之表人極於萬世也後未百年紅巾寇禾川省掾陳允中辟彭九萬行

軍鎮撫其妻李氏躬爨犒軍戰屢捷明年苗獠入城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英俱被執以刀脅之問所求罵曰吾死耳吾何求賊輒連殺之於戲永新未百年得二烈婦與文山余幽公耿光相下上夫豈偶然哉建文壬午北平師起永豐峒民變夏克紹妻黎氏奴欲屈之黎不屈瞋曰我死後賊奴不出三日後三日奴果戰敗死此猶慷慨亂離耳若遭世承平從容就義猶未易也吾見其人矣丘咨疇妻熊氏年二十三從夫死譚洪李妻張

氏從夫死年二十五丁達常妻聶氏未嫁聞夫死從之年二十吳恒鑒妻曽氏夫死從之年二十三黄宣德女年三十一其夫丘病以身代死之嗚呼由是觀之婦持節義淪草莽者可勝道耶是豈有待而然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因於心而不可解也為人臣子不背君父若此婦焉則國家喪亡之禍何自至哉夫何平居穹官厚禄秉鉞執衡髙自標譽或目以婦人則艴然怒一旦變故竄伏忍耻棄人家國而不顧視比婦寧不

愧死耶陳君粹之僉江西憲事按節永新嘆曰節義者天地鬼神之所相也而況人與乃合古今詠歌刻石於祠成知縣事李其屬叙于倫乃連書之以媿為人臣子而棄君父者於戲柄世道者盍亦知所先務哉

東征凱還序

張昇

正德巳巳歲歉江右民四五十為羣甚至千百强開富室廩公出粟不忌勢餤横行無敢當之者有司亦莫如之何而撫州尤甚自此嘯聚山林長林市為淵藪乃撫

城之東也晝夜出掠良善貲畜極則繫男婦為質責償取償殺人如刈草菅流血成川有司捕之輒失利雖百計拊之隨就隨叛竟無寧日久之凶威愈熾延蔓他境日廣誘脅醜類日衆蟠據巢穴日遠積四載矣上厪宵旰之憂乃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城陳公公雅有才望韜畧璽書徵之不俟服闋起於湖湘往總制江西軍務閩粤湖浙悉屬節制公受命唯謹不敢以私辭即請用廣西土兵蓋公撫廣西時用之有績效故也時狂寇

陸梁有四所廣東有大帽山南昌有華林寨饒州有姚源洞撫州有東鄉東鄉長林市是已長林視餘處猶烈也地四通無阻障北逼進賢南逼金谿東逼安仁至於樂平樂平姚源洞賊在馬蒄出任所之恐出與姚源洞賊合勢制之尤難故攻討長林市理不可緩總制陳公以此為先乃令歲春二月節行領兵躬臨撫城分兵為三道成犄角之勢三道各進迭入日飛捷報三四勢如破竹賊徒竄身無地狼兵志銳氣勇堅無不破險無不

平不踰月而賊巢俱空擒戮無慮萬計真百世之奇功也士民安堵閭閻不稽首歌頌我公之盛美於不已盱守趙州安應文過余而喜躍曰吾盱密邇撫州曩聞羣寇大肆行將及盱民皆荷擔以立未至百里俱空村遁避吾輩職守此郡昕夕圖維奔巡要害防守備禦日不暇給今幸寇盡民安桴鼓不鳴誰之力歟安數萬家室息千里之烽塵公之功也公之德也顒首東望欲致賀忱敢請言以發之余亦為之擊節乃綴數語以張公之偉

續於萬一焉

武寧縣志序

楊廉

武寧為南昌屬邑僻在萬山之間數十年來士之事詩書者或無心以出而縉紳之東西行者少至部使者亦往往間歳一臨焉故在今郡邑中以山縣稱甚者不考其實而忽其名即乎今而輕乎古其原則係於典籍之無徵也四明馮公潤卿視篆以來因訪舊志蕩然無復存者僅得永樂間草創寫本閱之而知其槩乃言曰永

之冉溪陽山之區冊尚托諸文字以顯是邑也挈而置之當不在壯哉者後唯是志有不就則前美莫彰晚出弗勉殆相須以趨於輕且忽者而終無以解予人言矣遂走使豐城俾康執筆從事康既至於所謂寫本者詢以故老之傳聞參以僑家之譜牒而質以豫章一統諸圖志研精二月始克就緒雖有愧於一家之言幸而傳之夫人覽之知其山川如是人物如是風俗如是物產如是户口如是貢賦如是疆域如是古蹟如是則於是

邑也必不以易視之而聞風興起者亦將以不少矣馮公引重之意其庶幾乎或副哉雖然昔有作海賦而不道鹽者㢘竊懼其鹵莽不止於不道鹽也後之君子其是正焉馮公名琦起自賢科其治縣存風教於法律之中寄精密於簿書之外而人材之洗濯又欲鄒魯武寧者即此一舉而其用心亦可見矣志凡八卷卷首弁之以圖其大小義例覽者當自得之

贈太守高君之任九江序

九江郡在匡廬之陰西江之封域盡於此郡復有衛隷南京都督府其亦以江漢上流隐然有聯絡之勢與近時議者或謂不可無意外之慮此地宜修武備以防姦宄或謂民之不逞起於飢寒愁嘆詳於患盜而畧於恤民非知本之論二者豈不各有所見哉高君肅政以南京刑部正郎擢守九江其胸中處此必有素定矣嘗往來湖口彭澤之間登眺大小孤上下石鐘之勝見其居民多棹小舟出没波濤洶湧中日以捕魚為業詢其

屬縣在荒山野水者殆居其半其間上户視他郡下下三歲大比士之登薦書者亦視他中郡率不逮所幸俗尚淳朴耳以今觀之則重農桑興學校者非所當務耶天下之事有緩有急固不可後時而自惰亦不可先時而自擾君其謂之何哉刑部諸司以廣東一司為最煩劇尋常稱能於他司者於此輒損譽君為之綽綽然而趨向操守益見重於士夫則夫變通宜民非君孰望哉文選陳君虞佐暨諸君皆君之鄉人也屬廉為文以華

其行因述所聞見如此聊以備君延訪之一端云

送太守舒君之任建昌序　羅玘

建昌府撫信邵汀贑之中也減贑之曠幾撫之饒遠信之衝鄰汀之僻與邵並閩楚之喉焉酌諸府之中號為樂區南城附郭縣也近撫信次水而多商新城南豐負邵廣昌逼贑與汀山岫域之境惟力畊之民故天下當無事三縣之民不出封疆而食其土之入以傲乎南城逐逐於外者及其有事廣昌先受贑汀之寇南豐新城

次之而其鋒亦無至於南城之烈然藉鄉兵為之戍行
齎居送其受毒猶寇也獨汀漳瘴氛埽境而入南城以
遠而盪涣之其毒民以札差減於三縣三縣廣昌特甚
又其競奢以角負氣而嚚至摑登閧為常事若有以鼓
舞夫二縣者以故户口日益耗而二縣亦隨而受其敝
南城自古迄茲幸無之然其湮井百夸竈千餘徙廟學
隳浮圖鏟隆實窒築為王宫由是燕語載路袒裼蹴蹋
於晝褫衣禦貨於暮胠篋剽攻於夜今有之他縣不與

馬然而增賦重役不出十年亦當與南城俱告困矣然則惡在其為饒且僻哉而亦何異於曠與衝也乎雖人盡啇也固無補也而亦何必寇與瘴之毒也乎如是而猶冐馬曰是樂區也其果樂乎嗚呼繼今而為之吏者亦難矣況於守乎哉當是之時而槩以為守者當之其患亦未易涯也然則諸府之急賢守也有若建昌之急者乎由是觀之雖以舒君之賢天子固不得而靳君亦不得而辭也或吾邦樂區之名天亦未忍遽奪之也邪

是益吾之私以為慶而其刑曹諸僚又喜夫君之利器遇盤錯而將試也試始吾邦以吾邦人當役使序也故序之

送都閫文君之江西任序

江西都指揮使司統衛四所十有一衛以南昌名者二治會府南昌地也以贛名治贛以袁名治袁所之以地名者亦治其地凡其所在大抵皆要害也贛暨南安背負大庾而信豐會昌犬牙入於南粵之奥區袁吉則湖

湘之脅洞蠻竇口張噬於安福之隙永新則先嘗其鋒馬鉛山甌閩之北門也撫建阨其西牖與贑犄角之吳越以饒信為脣齒而江淮湖漢舟師必爭之地者南昌也由是推之古者有作類為民防百數十年良亦有頼非徒設也今則異於是矣春耕閩粤者彼曰良民也秋入贑建翼然而虎巨寇也臨瑞頻年白晝飛刃於譙門且曰吾某也吾某也而守臣懷印踰垣為得策揚聲襲撫按壘近郊游羣之四出也迎犒者室空遁竄者屋燎

而昔之所謂為民防者果安在哉將時與古初異邪而尚爾設何也抑主帥者尸其位而掣肘於其間也邪胡不易置之而務得其人乎國是既定於是不愛尊碩之臣俯從緝綏未數月也又以文君大章為都指揮同知往践其位而輔所謂主帥者君魁傑人也以武科舉聲訇琅然嘗以京營贊畫協副涼州左叅將守莊浪入主京營而獨當一面折衝乃其任也亦輿論也顧抑而就是豈吾君與吾相不知君哉時有緩急事有經權出宿

將以壯民防救時也寇殄民寧克回古初則君之促裝時矣錦衣魯侯景章與余均江西人壯君之行而冀其遄歸也別之以言且以為期云

平寇録序

正德十二年秋上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為提督名官裒兵開軍門於南安用剪平諸寇孽為民害者於時應名而來都指揮僉事許清至自司知府邢珣至自贛唐淳至自汀伍文定至自吉季斆治通軍門指揮

郯文如之指揮余恩自贑至知縣王天與自寧都至張戩自程鄉至南康縣丞舒富先立戰功亦在選胥集纛下軍門審分之為十道道與卒千麾爲左右翼兵備副使分守叅議以精兵衛餉道比遊擊軍門隨以推官危壽指揮謝昶馮廷瑞卒千殿中軍下令曰惟天子不鄙夷守仁俾與二三臣工承茲大役顧就緒不就緒國有彝典在卒其曹誅伍畀在守仁又曰兵法攻堅則韌乘瑕則神吾度桶岡遠左谿橫水迫且屢衂瑕果乘之則

堅且易與耳乃十月己酉禡中軍趨橫水則清琦天與右翼趨左谿則文淳斆恩富左翼趨文定戩且趨且擊以遏奔衝約與中軍會甲寅中軍廹橫水而陳以緣旅猱升絶巘用夜半燎起礮訇林壑震駴兵環蹙之黎明破壘五遂破橫水各道乘勝破壘二十有三遂破左谿中軍則閉營休兵以先各營會湖廣巡撫院約犄角桶岡不爲應戊午令各道縱進至己巳凡破壘一十有五諸附橫左者悉平乃領兵笑曰五日桶岡耳諜瑣匙龍

入利十一月癸亥令十道俱發冒雨吾疾登𦍑已背絶壁阻水陳珣亂而前戮衝其右文定繞其旁急擊之賊少却富天與疾趨接戰賊奔淳迎擊賊敗甲戌合兵大戰賊遂大敗破壘十有八得大酋凡八十六於是百年逋誅之寇隤然土崩矣嘻宸樞廟算一何神耶方嶽羣僚大悅裒詩次為平寇録於以為國賀為天下賀來屬玘序玘懼或塵乙夜之覽名氏不敢諱也乃燧孫氏金㤗氏雨巡撫副都御史僑屠氏巡按御史璋楊氏副使

宏黄氏叅議又推本吏部尚書華守仁父也用獻吾君益重世臣焉

送趙君尹南城序

吾縣域民以隅關鄉區為號隅有四關如之鄉加隅之一區視隅則四之隅城四隅也隅東坊關城外也謂郭也關東廂關之外為鄉鄉東都凡七十有三都東里里凡二百四十有五里有長合坊廂之長二十有三凡為二百六十有八以分隸于四四之區區凡三長合為長

四十有八蓋二百六十八之長皆聽命焉以督夫二萬七千有奇之租留漕究折而歲會於户部其茶蔺餳牲之品之達于禮部以轉于光禄羽革弓矢五金丹汞百需之供于工部以轉于他司則二百四十五之長朋輸之飲祭賔興使旅供給之費部使送迎騎乘之出藩國儀衛之役歲時之候則二百六十八之長叅焉無所與予四十八之長也若佚矣然四十八家之承代也其名曰僉僉云者衆所舉之詞也故至數十年近且十年不

得比二百六十八家之歲踐更焉人亦久而舍其業次者湯産者往往頻呻咨嗟以戚幸一釋去以為更生二百六十八家者十歲始一值而亦當其輸也每徵其期聞有箠殘其膚者矣繩創其脰者矣噫吾未耄老爭先取勝恥後焉以悅其長上者吾不及見歟其豈非吾縣之民歟今也何為至是耶其亦豈非吾縣之民歟官之斂也日增而民之生也日蹙而已耳縣官者受之於其所臨轄者也胡能損其增也緩之而已矣胡能展其蹙

也息之而已矣雖然息非緩不能也然緩則於其身也時有譴焉爲民而獲譴不恐且不變非君子不能也是誠在諸令尹新令尹太平趙君吾知其君子也於其行也故敢以告

瑞州府志序　熊相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以紀言書事今郡古國也而史廢矣匪志時輯其可書而記者將何以詔天下後世瑞爲江右大郡歷代有志至我朝乃缺焉百五十年事漫無

可考豈為政者不知所重耶匪人弗任匪時弗成固亦艱矣我英宗睿皇帝嘗命儒臣纂大明一統志彼為天下作故畧焉而不詳苟有疑於一州一郡者能使無遺憾也歟正德辛未任丘鄺公璠來守瑞值華林倡亂越明年始平又明年公謂通守段公泰張公易宗節推汪公濬曰志兹其時不可失也令弟子員疇可草創者僉曰劉弘道朱夢昌邑博士疇討論者曰吳尉君淳鄉大夫疇潤色者曰胡君鎮傅君朝又誰可者曰熊君相雖

在告病匪心目可以佐之公喜曰事濟矣乃啓以文乃集以事乃視諸先志楊升雲序曰叅之舊志摭以新聞為圖於首則職方氏之遺意列志於後則班孟堅之家法斯言㫖哉吾師之又觀之一統志貫古今於是乎有建置沿革表方鎮於是乎有山川形勝敦世尚於是乎有風俗本教化於是乎有學校書院宮室以居關以譏梁以渡祠廟以祀丘墓古蹟以藏以識名宦人物以樹風聲啓景行下至寺觀仙釋亦不遺焉東哉國制吾從

之其他若天文地理財賦儲邮秩官選舉恩例災祥遺事考異詞翰之類或因舊為新或推畧為詳皆有裨於一郡初非旁渉以誇多也嗚呼自至治以迄正德而瑞志之修僅此一見何其希闊寥絶也或者亦有數歟然則主張者與修輯者之功為益大已髙安尹應君恩與有力焉併書之以告續志者

送吉安太守任君象之序　　費宏

均之為守顧郡有大小劇易而治之異宜其大而劇者

恒難其人以其地望之髙非才望之優者弗能稱也吉安統縣惟九環地二千里在吾鄉為大郡誌稱君子秀而文小人險而健大率民風士俗好剛負氣耻出人後士自游鄉之校已能囂囂然議政之得失閭閻細民於法比條貫類知誦習輕重出入之際雖老吏或不能欺故其賢而仕者往往危言激論劘切當世以孤忠直節稱重於天下然豪宗右族喜爭好勝互相譁訐寧破家蕩産而弗卹獄訟之多文移之冗亦他郡所無其為劇

而難理可知矣而當道頃以屬任君象之非以其才望之優耶君嘗入讀祕書以文學有聲館閣出為憲職數月即能吐直辭以振頹綱排異教風裁凜然雖坐是不容未嘗悔沮歷兩縣一州乃守石阡所在以治行聞儒術吏事君實兼而有之故命下之日吉之人士莫不以得君為賀而侍讀徐君舜和侍御蕭君升榮復來督予言以贈其行予幸與君同年進士即從君處文墨之地而於民事吏責百不能一二識世類以腐儒視之茲將

何以為君贈哉故嘗讀史漢循吏傳竊以為遷固之所以名吏為循者葢深懲俗吏專尚嚴酷以為能而不知德教禮讓可以化民而善俗也吾何以知其然當漢之時潁川豪強號為難治國家嘗為選良二千石趙廣漢黄霸皆潁川守也廣漢患其俗多樹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雖姧黨散落威名流聞而潁川之俗遂多讎怨及霸代之力行教化而後誅伐由是百姓興於行誼至於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獄或八年亡重

罪因治為天下第一自漢興言循吏以霸為首而廣漢不與焉兹非所謂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之明效耶今之吉郡猶漢之潁川也先是嘗有效廣漢之所為而立威名以媒進取者矣然終有媿於勝殘去殺之道而民未必有去後之思也如霸者有望於君君固優為之而無所讓焉聖明在上留意吏治安知鳳皇神爵不復見於螺川之境耶若夫采輿人之誦以續循吏之傳則固舜和職也予亦不得而辭

修江先賢録序

修江先賢録凡八卷所録自漢而晉而唐而宋而元以訖乎我朝凡六十九人皆寧產也以繫之修江修江寧望也江何以修名江自寧入於鄱湖凡七百里其委修而遠也或曰江源修潔飲者類之故多賢而可録也何賢乎所録之人大之以忠孝稱次之以庸勲顯次之以文學名次之以獨行著葢中閨異教之在編次者皆有所節取而不忍其泯焉無聞於後也録之者誰乎今之

賢者閩憲周君公儀實修江世族也公儀自為之録予
據歴代之史范諸家之集而郡志家乘以及稗官小說
莫不參稽而互訂之葢甚博而核也録之而又為之賛
者何歎賞欣慕有不容已於言者史例固然也録一也
何以有正集續集附集别集外集之不同為鄉而録勢
不得以太嚴為人而評義不容以太濫而曰别與外之
區分又史例然也異教外之矣又何以賢之精於其術
則賢於其類賢於其類則不得不賢於鄉也昔之賢者

亦有意於録乎人非愚陋孰甘與草木同歸於朽腐彼其勤一世以為心固有待乎其後也録賢果足以重其鄉乎千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慚地非人固無以為勝也是鄉之賢則何以始録於公儀仕優而學如公儀者鮮焉爾然則公儀之録之也奈何秉彛好德達之天下論世尚友始於一鄉賢乎吾前有所取而法焉賢乎吾後有所感而興焉其志遠其心公非徒務為博洽而已也録備矣贊工矣而予又為之縷縷者録而非

予則公儀之意或莫之識也

南征奏凱録序

比歳嶺南北盜起甚為民患廵撫大中丞陽明王公伯安奉上命合江西湖廣廣東之兵以討之而憲副孝感楊公庭宜分司南贑實飭兵以備盜於時出入行間効力尤勤丁丑夏六月率南安守季侯斆等莅上猶破禾沙等巢秋八月率指揮馮翔等莅南安解圍城之困冬十一月率贑州守邢侯珣等復莅上猶及南康大庾攻

橫水桶岡等寨歷半載境內始平明年春正月廣東浰頭等賊延蔓未絕又率邢侯莅龍州剿之閱月乃班師以提閘時憲副公所部捕斬幾六千人俘獲稱是上錄其功加俸一等而褒擢之恩尚有待焉凡郡邑游居之良南北往來之彥嘉武事之就緒也民生之底寧也畏途之免於相戒也往往撰述歌詩以為憲副公賀於是有南征奏凱之錄寧都令王君天與復專使請序其端凱歌昉於軒轅周官太師以凱樂獻於社春秋城濮之

捷晋人振旅凱而入說者謂天地之怒散以凱風故凱奏象焉其在詩則出車以美南仲六月以美吉甫采芑以美方叔江漢以美召虎而周王伐叛救民之功實於此乎著大抵皆凱歌之流也後世有朱鷺芳樹等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亦多叙戰陣之事若皇武於度方城於愬則又專述其勞而擬之於雅矣夫寇賊殃民有國者不得已而征之君臣上下勞瘁萬狀方事之未集也誠不能無輿尸喋血之憂一旦得雋而歸鼓䶩車譟發

為謳歌亦情之不能已者大夫士從而文之以明一時之盛以上附於凱奏之遺音君子固有取焉而孰以為修乎憲副公器度才識閎偉敏達而又志存體國念切愛民事不辭難謀必慮遠其在閩嘗奏武平之凱矣今玆嶺北之役帷幄籌畫之謀而出奇制勝功冠諸軍故談者翕然美之葢其大者若諸縣機兵之不可用則議以所募打手補充募者萬人皆健鬬之兵也且月省募銀八千兩師行凡六閱月所省募銀為四萬八千兩矣

兵餉則取諸儲穀取諸贖刑取諸鹽課得米三萬石銀三萬兩自始事訖於罷兵初未嘗丏貸於公家科擾於民間也茲皆兵之先務而公能處之合宜他可知矣凱豈幸而奏哉王君起甲科有志樹立其治兵衡也與公周旋憂心孔疚覩茲功之成宜其喜甚而欲予張之予雅辱公知亦深於助喜者乃不辭而為之序

鉛山縣志序

費宷

予兄鵞湖先生初及第讀中祕書考求四方故事間得

鄉邑遺文如羣賢堂贊出棋埜徐先生手作所以記諸賢行實者甚詳因録以示吾子弟寀竊嘆焉夫棋埜鄉人也羣賢堂鄉制也記於鄉者弗能存而顧存之於祕籍則夫祕籍弗及者於所遺亦已多矣又嘗遊於章巖觀磨厓遺愛碑思前令惠政於五十年後而識之識者録其名也夫能使人感思於去位五十年之後則其人之賢可知識遺愛而不自録其名則固非有爲而然也而令君之名今已無聞匪籍此碑之存則望實泯矣嗚

呼使志無鈌寧於此而遺之乎以是知志之不可無也
予自稍有知識以來訪尋吾縣志不憚購求或曰具於
昔而今亡也則余弗及見也問之故家則藏焉者無矣
問之故老則見焉者無矣鉛之縣昉於唐不為不久遠
者姑未暇論自入我朝來已百六十祀於茲中間枳棘
棲鸞百里淹驥代有賢官豈無有見於是者而竟無望
焉則非予所知也豈以郡志存而此在所畧乎抑謂是
不急之務而不以汲汲也將遷名速而弗圖於早也愚

惟家之有大宗小宗紀近以承於遠而近者親焉尤為要矣故統志始祖也省志郡志者别子與繼别之宗而縣志則繼禰之宗也是故省郡志貴畧不畧不足以包遠縣志貴詳不詳不足以括細恃畧以忽乎詳或未然也抑今之志非古之史乎有一國必有一國之史而吾鉛為五十里當在子男國史固不可以缺焉者志弗立而事靡觀微顯闡幽之教微而彰善癉惡之權輕於是乎鄉評不足以為勸而美俗偷善政無所於稽而取舍

昧風漓政忒職此爲由固有受其病而不知者矣然則謂志爲弗急之務也可乎嘉靖癸未秋姑蘇朱侯於磐來試吾鉛越明年奸屏弊絶政通人和百廢具舉爰及志事顧予於堊室之中予方負慝滔天哀號瀕死奄奄餘息寧復逮是而侯之誠懇不可辭且亦不肖夙志而顧因侯以成之者既襄事𦂳墍服届祥禫乃强拭淚就館纂輯成編始於甲申冬十一月明年春正月告成其事則取羣志紀載之舊前邑博金君璿私録之遺庠生

張君乾澤考證之公暨凡古刹郵亭斷碑殘碣窮厓荒墓騷迹名蹤紛以紀傳所載事理相符彚采不逸務在廣而詳精而核以期可信於後而僭妄之罪予固不可得而逭也侯名鴻漸於磐其字别號雲溪子少有俊才尤邃史學既登第命纂修武廟實録於南畿有古直筆風是編也多其所折衷云

安福三刻縣總序　　鄒守益

周禮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藏諸天府天府至嚴

也王至尊也而敬重版圖若天球河圖然嘻其義精矣積民以成甲積甲以成圖積圖以成都積都以成縣積縣以成萬邦萬邦之基必始於丘民故王政之要重丘民而致察於縣成汙吏猾胥必慢其版籍奸豪飛詭貧弱讐斂姦心競生僞端交作神出鬼沒而弗可詰是以澤鴻日號角雀日繁而佩牛犢日逞執是而曰倡九牧阜萬民是築臺九層而圯其基也安福之刻縣總自松谿程侯文德始按丈田之籍而提其要以周民數以聚

賦税以均事役奸豪無所覬貧弱無所疚而胥吏無所揺其猶古之遺乎嘉靖壬辰景山李侯一瀚屆黄籍之造惓惓以松谿為法復刻而户授之邑之父老子弟沐浴慶澤帖帖無後虞歲壬子交川湯侯賓釋褐視篆博諮故實遂能以團局矢神以祓志酌粮以均甲惓惓以景山為法而屬劉簿鰲日督其成比膺名命亟刻之梓而告於盍曰版籍情偽南北異狀也而衆言復淆之雖夙夜從事猶慨然於中暨按新籍督賦犁然無升合爽

然後信舊政必告之爲忠而二三子之勞爲有終也顧
徼言以告後之君子盍拜手曰茲總也三刻矣其世變
風移之慶乎維民有常懐維天有常親維王政有常憲
日昃咸和則父母孔邇率割夏邑則時日曷喪故赤子
以保衆胥親之矣否則戚聽明自民明威自民故靖共
以聽神斯福之矣否則殃以松谿景山二侯稽之有刋
文之訕矣有聯名以毀矣而口碑載道帝賚三接以令
準後雖百世可知也後之君子憲於交川體信達順以

迓續民命於天肆吾邑無疆維慶諸君子亦無疆惟休湯侯入贊司徒職版籍矣程侯秉國鈞李侯柄言責咸精白周禮以翊皇極執古之道御今之紀尚樂與萬邦丘民慶之古不云乎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安福叢録序

秋渠張子崧以邑志之弗徵也作安福叢録稽往乘搜傳記博詢山氓故老凡爲卷二十有二爲目二十有八首以縣紀疆域終以雜記遺事而於庸調糧畝水陸兵

防尤反覆三致意焉噫其志勤矣往予與同志劉子肇裘王生鑄輩議各紀所聞所覩細大必裒而相與合證精擇之以登帙若水陸之珍四方畢集條別其等而升諸鉶瓚簠簋葅醢尊之為禋柴畀之為蘊沈大之為牢牽小之為脯胖舉無遺味而亦無冒升聚而弗博且有遺善矣擇而弗精且有誣善矣衆韙之而未果秋渠子以獨力成之其博而無漏精而無泛則我不敢知然周

回十有五年凡數易稾而始就厥維艱哉松谿程侯嘗

以志屬予予曰願之久矣顧人物紀難爾蔡生勣修泰興志告於朱思齋曰士大夫平日未肯爭作上志書事及修志書則人人爭要上徇私好則負良牧之委執公訐則忤羣宦之欲事調停則失秉筆之直松谿哂曰是紀也吾當自任之未浹旬而陜乃至於今使是錄而早就也補其畧覈其真辨其疑似將事半而功倍矣乎秋渠子偕其弟貢士嚴聯聲庠序衆望其顯榮以紹而祖而考之休乃竟弗遇歛智畢力以寄其蘊年登古稀矣

懼道謀弗就捐貲以永其傳使良牧訊典以制政良士趨的以倡俗將化宣風移畢升大猷而雋斂横耻奪寡脇弱之痌瞿瞿一洗之則所欲爲者不待出於其躬而後快兹張子之志也已覽斯録者其尚有感於斯

安福重刻釐弊軍冊序

吾郡釐弊軍冊龍磯陳貳守刻之聯泉孫柱史敷聖天子嘉靖之仁以福江右凡絶軍免勾者數萬而吉安凡三千七百九十九户某亟爲首序以永其惠剖臧否利

病而求一洗之蓋比諸丈田覈實而無虛糧絶軍免勾而無妄丁羣胥其息於漁獵而民庶其脱於魚肉已乎會龍磯以調任去乃檄各邑刻之而各邑有哲有愚廢舉不齊安福丞為奸胥所匿凡四十餘户其屢請所司鬱無由白嘉靖戊午元岡童侯以剛明蒞政踰年矣偶語其故侯呼羣胥以利害怵之不崇朝而得其舊牒亟以告而議重刻焉當途以列郡重事交委涉寒暑弗暇歸而侯遂病矣㫖趨侯病而促之曰侯不崇朝而刷數載

之弊請不憚旬月而貽百世之思古云有陰德者鬼神陰報之侯自是瘉矣已而果然遂登諸梓里頒一冊而後入覲往歲丈田之役餘粮百餘石將以散磽瘠而澤顛寡成案可覆也奸慝忍頤遂糾挾官勢羣分之與隱慝何異使得如侯以釐之不崇朝定矣嗚呼病無劇易繫於良醫棊無安危繫於妙手天下之弊寧獨虛糧妄丁可釐耶凡百君子靖共爾位人存政舉達於上下

撫州府志後序

徐良傅

志史之流也自漢以來為史者大抵多恢閎博辨之才絶類離倫之識抱負其有不得自表見於時而泄其精英於此以故其辭瓌瑋雄深悲憤騁頓如荆卿高漸離擊筑於市行歌互答嬉笑怒罵淋漓顛倒而人莫識也此豈有意於人之贊毀而斳以悦夫世俗之耳目者哉其後浸衰然亦能連摭事類網羅昔聞隨其淺深高下著之以傳信於後世又其後則靡靡難觀矣嗟夫史可易言哉良傅駑下於古人之才之識無能為役而廢逐

以來方與二三子弟講學鄉社習為科舉偶儷之作睢盱

齷齪繩墨外尺寸不敢踰越暇則頹焉放焉妄意古人沐

浴詠歸風致或可尋見每讀史書觀其瑰瑋雄深悲憤騁

頡之辭知其決不可為旋即屏去所以自維至熟而郡大

夫過聽屬以編摩即至聞命足縮忸怩不敢承然而不能

終辭者有三郡故有荀伯子臨川記與淳熙志雖不可考

見而家太守坤翁所為景定志首末圖經具在上下千數

百年文獻開卷了了無採摘綴緝之難一也郡大夫瞰江

公而下若野橋君筆峰君晴岡君履齋君以及六邑之長
率協恭展采敦崇教事意氣勤勤懇懇可謂一時之盛
厚意不可虛辱二也明水先生鄉之先輩長者講於古
人之學其好惡端其去取嚴而相之者又皆南宮之雋
膠庠之選固可以不勞而集成三也昔昌黎子之記滕
王閣也謂詞列三王之次有榮燿焉良傳之託於斯文
也所謂榮燿者非耶故不揆而為之序且以志吾愧焉

賀郡侯會江楊公平寇奬異序　　楊載鳴

今世之論材者余聞之矣恢闊自許瞋目而談當世之務山𦊆川流之韜鈴機變械飾之攀擊嚴塞明候之形要風飈而河決雖良平聽之有餘辨而鳴劒抵掌浩乎有建功名萬里外之氣此世所謂軍旅之材也委蛇以養髙細謹以存守耳目所榮者米鹽靡密之近事而幹局所底者簿書期會之專長要其精能而純慤循理而優裕其廩廩多效足以表儀於世此世所謂牧守之材也夫由此兩者之論將治軍旅者為異人之任而視牧

守之職又何其屑屑也古者文武之道一而其用並其材無不通而後謂之成材而後用之而無不效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自云我戰則克聖人之學其兼至也如此西漢之世猶近古張敞黄霸龔遂之倫皆以善理民著聲乃其所居治盜之課常最當其時太守或稱郡將蓋兼領武事於職無所不得問而誅殺之為全安禁戢之為化導無異術也世世教放失士講於經世之學不能旁暢周浹始裂文武為兩家天下有急則取世

嘗目擬軍旅之材者以應之往往眩於名實而任牧守者亦以為世所責望者既已盡矣遇卒臨危輙諉曰非我職故緩急胥尠可恃賴則論材者之過也頃歲閩粵流寇突犯吉安之屬境民患苦之上震怒詔所司更置郡縣長吏而慎選其人以代於是充國楊公以駕部郎中來守吉安公前由御史左官起南兵部郎會有島夷之警推擇料兵東粵有風猷故大司馬求以自助是行實負軍旅之材而當牧守之任者也公志憤殲賊起功

閲入境即禽鹽而盜者魁黨數十人宿猾股弁已而籍諸邑之兵簡其壯勇募引強拔距之豪為之隊卒而教之衝擊決刺之法日一都肄而中其賞罰為常久之一軍奮請自效公偵知數盜之在泰和者乃授計畫旁縣吏取其一其尤劇者自馳往取之用歲之旦偃旗息鼓出賊不意賊聞公至皆辟易就縛逮俘馘入城人始知車騎之出也公於武事尸其勞有徼巡冗從之所不能而形之以憂勤之色當其難有專軍特將之所不敢而

本之以沈密之謀居無何探九椎剽之姦赭裾主名之輩芟薙十九境內以安而征南之役禽逸賊六十人功尤著其他政理肅給爛焉可述若公之材為軍旅則篤於效而非譚辨之虛聲為牧守則通於方而非簿書之專長可謂器兼而受鉅者矣余方為此說以論公之美而中丞胡公嘉公為列郡表禮檄適至昔龔遂既平渤海之盜益振民約已選吏部農郡中大治有詔徵之而問其治狀對如議曹王生言歸德天子當時悅其有讓

上方注思瓌絶之才待以不次而公之改日政成行且
名公公宜具陳説所以治盜安民者以慰上閔念元元
至意不宜如遂受王生之言嫌於自列庶幾儒者兼材
之效稍顯白於世非盡如故常之論也泰和令邢君德
公以勤勞率説問言為賀遂叙次之如此

虔院撫屬四省圖説序　丁繼嗣

少司馬李公督虔十有二年枹鼓不聞赤白丸不探四
郊晏如出所屬四省圖記示嗣嗣按圖諗視三復其説

而詳繹之乃覼然曰此公以吳治吳以楚治楚以閩粵治閩粵既濟衣袽為天子永永釋東南疆埸之慮者也蓋自秦分天下三十六郡代侯置守漢收圖籍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處統一寰區規模弘遠所自來已然河山分裂臂指不相使明興為叅錯數省闗雄鎮處重臣而綰轂焉顧地懸則勢異習迴則防殊自非原本山川推究謡俗欲後人晝一而守其道何由吳楚閩粵閩贛一大都會也設廵撫控馭自弘治甲寅始中

間偶經草而僭號稱王者蜂起以四藩峭巖叢薄山峒與林箐交羅夷族與狡氓雜處出没奔竄哮闞風應勢使然也上下百數十年間若金周吳虞諸公數持竿獲醜往牒可稽而身斬荆棘以還耰鋤至鑿空百道擴地千都功孰如文成然而小寇時發不數年而岑猛叛廣嶺南大困侯公再出而撫平之斯知破斧缺斨不若未雨綢繆為計豫也公奉命秉鉞以來盪刷保靖十餘年如一日文成公以前所未有勲斯烈矣公復思曰予其

徼而訖後患于是四省郡邑有圖圖各有說曰某隘何也以折衝也某隘何也阻寇入也某隘何也以扼險也二千里内郡若邑廣若干袤若干瞭如也厥邑衝若僻厥土沃若磽靡弗列也厥俗良若楛悍若馴靡弗原也探兵營兵鄉兵邑兵若而人靡弗悉也常平等諸儲各積粟若干靡弗計也曰何以寧虔吉也何以寧汀漳也何以固郴桂綏潮惠而捍雄韶也靡弗曲致也若曰爾大小文武將吏爾百執事有司其翼予救寧其爾功否

者爾其有罰身處四懸咽喉之地而為百年户牖之圖若曰由吾說則安否者自求辛螫于以潛銷竊發於以永奠藩籬吳楚閩粤之郊受芘寧有極哉公鞅掌疆事久矣今天下名為治平無事而識者時抱不測憂一旦借公左右股肱點次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強弱之數圖王會而保明盛將六合生靈利賴之嗣等芘公以無害又不獨一方矣敬為序諸簡端